

最新图文版

# 【道教三经】

# 南華經

◎ 李安納 编著

心斋蝶梦乐陶陶，万里鲲鹏一翅高。  
游刃斫轮达生主，马蹄秋水任波涛。



◎ 中国社会出版社

西安外事学院 宗教人文书系

# 道教三经

◎ 李安纲 编著

# 南华经

三教九经丛书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教三经/李安纲编著 . - 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1999.1  
(三教九经丛书)

ISBN 7-80088-934-3

I . 道… II . 李… III . 道家 - 通俗读物 IV . B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6775 号

---

书 名: 道教三经  
——南华经

---

编 著: 李安纲

责任编辑: 杨春岩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51713 电传: 66030951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 厂: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 66.25

字 数: 687 千字 插图: 782 张
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二版

印 次: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80088-934-3/C·207

定 价: (全三册) 97.00 元

---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：乘桴來焉，泊圃堂，泊夷與晏蕡論  
。歸本冀章，泊同林，泊鶴里長然並  
晏泊華半，合趣文華半，預直一來革十九津西盡，歸，我因  
夫士。每再泊華半，泊之相更合處，歲暮泊矣縣已數數  
歸人無泊斯微事，遊懷過，始懷微；遊報寒，游匣古失  
盡昇封，空袖疎火空相春深，朕堅尋又突厥赤脚踏草蕭何  
故情，升立落二平兼久，美立落二丁更顯深；二不空相，一次美

人类在自身的进化中，逐渐形成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大社会支柱。就整个人类的实践来看，精神文明则占据着主导地位。

宗教和信仰的诞生，便是精神文明高度成熟的标志。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实现，精神世界又是物质世界的升华；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宗教和信仰也在发生着革命和剧变。

宗教从人生的心灵感受出发，旨在解脱心理上的障碍，为实现人格的圆满而提供条件。可以说，宗教和信仰是人类调节自身和环境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。

因此，只要人类有感情、有理想，只要感情和意志有冲突、理想和现实有矛盾，人类就不可能没有宗教和信仰。

正确地认识宗教和信仰，尤其是借鉴它们的思维方法和认识角度，对于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特别是后者，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

儒、释、道三教鼎立，相辅相成，从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民族文化，为人类社会的思想史和文明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。

儒释道三教之中，儒与道乃是本土文化，佛教却是源于印度的舶来品。然而，由于华夏民族强大无比的同化力，遂使佛教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的宗教形式。

尤其是在印度佛教衰落后，中国的佛教之盛，正是洋洋大观，为万国宗主。所以，儒、释、道三教都堪称华夏民族的文化代表。

儒家是现实的，空间的，要求秩序；  
道教是理想的，时间的，希冀永恒。

因此，儒、道两教几千年来一直既斗争又融合：斗争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融合的是时空构成了生命的存在。士大夫达则儒，穷则道；群则儒，独则道，正是所谓的出道入儒。

而佛家却既在现实又在理想，既在时空又超时空，使得虚实为一，时空不二；既避免了二家之失，又兼乎二家之长，所以能够独立于二家之外而成三足鼎立之势。

社会形式的进步，生活格局的变化，时空观念的更新，物质文明的发展，使现代人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。即如何调节自己同飞速发展变化中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，才能使得我们自己的心灵达到平衡。

我们应该吸取各家之长，包括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，结合现代社会的特色，创造出一套适应于物质文明的现代精神文明体系，以帮助身处巨变中的人们克服障碍，超越自我，从而进入自由自在的王国。

为此，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三教典籍中，选出九种具有代表性的精品，并采用最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，加以校勘标点，简体横排；译作白话，标明要义，以便使三教精华公诸于世，弘扬光大；破除迷信，古为今用；启迪智慧，丰富人生。

## 前言

庄子的学说是以人的角度出发，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无为。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通过他的著作《庄子》来表达的。《庄子》一书分为内篇、外篇和杂篇三部分。内篇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思想核心，即“无为而治”。外篇则更多地反映了庄子对人生、社会、自然等多方面的思考。杂篇则是后人对庄子思想的补充和发展。庄子主张顺应自然，反对强求，提倡逍遥自在的生活态度。他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，反对社会的束缚和道德的约束。庄子的人生观是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他认为人生应该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宁静，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。庄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被誉为“中国哲学的始祖”。

《南华经》本名《庄子》，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门徒所著，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，便尊之为《南华经》，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。

庄子名周，字子休，宋国蒙城（今河南商丘东北）人，曾任蒙城漆园吏，不久辞去，逍遙独处，一生闲居。正因为闲居无事，所以才对人生进行深入地思考与探索，以至于纵横捭阖，谈道论德，讲天述地，穷理究性，深有所得，从而成就庄子学派。

《庄子》一书，乃是庄子及其门徒后学所共著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其五十二篇，今存三十三篇，分为三部分。内篇七，外篇十五，杂篇十一。内篇乃为庄子所著，外篇多数为庄子所著，但间有弟子所纂补者；杂篇多为后学弟子所推衍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因为庄子多谈“无己”、“无为”之论，故而列庄子与老子之后，写成《老庄列传》。之后班固作《汉书》，采用刘歆《七略》，更把庄子列入道家者流。自此以后，老庄并称，均为道家领袖，更被道教视为教祖。隋唐之际，《庄子》一书因为庄子被封为南华真人而尊称为《南华真经》。

细观《庄子》一书，书中多次提到老聃，的确谈无为无己之论，但是更多的是谈论孔子、颜渊之流，且不如前人所说讽刺儒家、肯定道家，而是将儒家学说加以发挥，与道家加以结合，从而成就了真正的庄学。

庄学的基本构成，应该是儒家，他反对那些死守礼法的儒士，赞赏那些精神超越如孔子所说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儒

士。庄子之所以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所钦仰效法的楷模，原因在于他真正是一个儒家的典范。

庄子的主张，人类万物生存在宇宙之间，应该去做逍遥游，不该拘囚自己如处牢笼一般。所以，《逍遥游》第一篇，揭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如何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？

那就是《齐物论》篇所讲述的了：人类必须认识到万物平等，无有差别，所以人类的意识也不应该有所差别。这一篇解决的是人类的世界观。

第三篇《养生主》，就揭示了如何拥有正确世界观的真正方法：保养生命，顺其自然。缘督以为经，可以保身、全生、养亲、尽年。庖丁解牛，是从纷繁中理出头绪，然后才能游刃有余，自由自在；秦失吊老聃，是从人情中解脱，进入自由境界，无生无死时才能“悬解”。

《人间世》一篇，是讨论人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。将养生之道去对待社会人生，做到了虚以待物，知道无用之用，才能够顺其自然，处理好人间事务，从而得到逍遥人生。

凡事顺其自然，不以人为而害天然，才能做到忘形无情，从而进入逍遥之游、物我俱泯的境界。这种顺其自然的德性便是道德充实的表现，即是《德充符》一篇所讲述的。

道德充实的人，来自于顺物自然的大道。大道顺物之自然，所以能够管理万物而无物累，人类应该师法自然而心无挂碍。自然是人类的大宗师，符合大宗师，便能天人合一，死生一如，心无分别。这是《大宗师》所讲述的。

有了大宗师，便可以管理人间万物而逍遥。顺物自然，无容偏私，天下便能大治。其做法正是大自然管理统驭天地万物所采用的办法，人能如此，便是照应了自然帝王的行为法则。这是《应帝王》一篇所讲述的。

庄子与老子、孔子所不同的，在于后二者往往讲述的是政治哲学，而庄子所谈的却是人生哲学。一个的出发点是贵族统治者，一个的出发点在于平民的普通人。庄子的学问人人可以实践，无论你是什么层次的；老、孔的学问就不仅仅如此

# 南华经

## 前言

◎〇〇五

三教九经丛书

了，他们的对象是执掌权力的人，所以自己不大会合乎时宜。

庄子的学说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，所以人人读来都会感到亲切，都会受益，所以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崇拜偶像。他的许多观点和见解，尤其是对待外物的智慧态度，完全超越了时空限制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照样可以借鉴效法。

阅读庄学，的确不宜去咬文嚼字，事事考究，因为它的寓言十九，每字之后都有着比喻，所以得到喻象，受到启发，有益人生也就行了，无须去深究落实。

不论庄子到底是儒家或者道家，抑或是独立的庄学，我们还是根据前人的说法，把《南华经》当做道教的经书来解释。鉴于《三教九经丛书》的体例，《南华经》全书篇幅太大，所以只能选其内、外两篇，敬请读者鉴谅。

## 原序

郭象

夫庄子者，可谓知本矣。故未始藏其狂言，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。夫应而非会，则虽当无用；言非物事，则虽高不行。与夫寂然不动，不得已而后起者，固有间矣。斯可谓知无心者也。

夫心无为，则随感而应。应随其时，言唯谨尔。故与化为体，流万代而冥物，岂曾设对独运而游谈乎方外哉！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。

然庄生虽未体之，言则至矣。通天地之统，序万物之性，达死生之变，而明内圣外王之道；上知造物无物，下知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绰，其旨玄妙。至至之道，融微旨雅；泰然遣放，放而不敖。故曰：不知义之所适，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；含哺而熙乎淡泊，鼓腹而游乎混茫。至仁极乎无亲，孝慈终于兼忘；礼乐复乎已能，忠信发乎天光。用其光则其朴自成，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，而源流深长也。

故其长波之所荡，高风之所扇，畅乎物宜，适乎民愿。弘其鄙，解其悬，洒落之功未加，而矜夸所以散。故观其书，超然自以为已当，经昆仑，涉太虚，而游惚恍之庭矣。虽复贪婪之人，进躁之士，暂而揽其余芳，味其溢流，仿佛其音影，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，况探其远情而玩永年者乎！遂绵邈清遐，去离尘埃，而返冥极者也。

## 目录

序言	○○一
前言	○○三
原序	郭象 ○○六

## 内篇

逍遥游第一	○○一
齐物论第二	○一九
养生主第三	○五七
人间世第四	○六五
德充符第五	○九二
大宗师第六	一一二
应帝王第七	一四四

## 外篇

骈拇第八	一五六
马蹄第九	一六八
胠箧第十	一七四
在宥第十一	一八七
天地第十二	二〇八
天道第十三	二三六
天运第十四	二五七
刻意第十五	二七九
缮性第十六	二八六
秋水第十七	二九四

目  
录

◎ ○○一

至乐第十八	三一八
达生第十九	三三一
山木第二十	三五二
田子方第二十一	三七一
知北游第二十二	三八九



# 内篇

【译白】

【文原】

乘物以游乎无往，乘天以游于无为。自斯未演者，又之莫知①  
斯而进余朱事宣，十之更左。盈太余神限却，舞余太小渺茫。舞自渺  
渺余之，余都冥者，曾忘其者不首。斯坐也而事率风不，亦得其  
舞者独当其。舞其舞风不因风武非，良良舞风不歌莫非②  
，舞其舞不，舞自而野。舞大也坐自矣布，舞大坐自长舞大风直  
舞同其于山歌辞又

由连科志，香《断裁》  
舞响于舞文融生，自言工《谐》  
上而酒舞叶，里于三市本，忠  
香月具六以法，里已式舞  
舞生其奥尘，山是舞”。由  
“舞子舞本良个六”  
舞主舞卦，长歌史空，步舞  
日唱量落水，过不斯其《采

## 逍遥游第一<sup>①</sup>

### 【原注】

①夫小大虽殊，而放于自得之场，则物任其性，事称其能，各当其分。逍遥一也，岂容胜负于其间哉！

### 【原文】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<sup>①</sup>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<sup>②</sup>

### 【白话】

北海里边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鲲。这鲲鱼的巨大，真不知道到底有几千尺阔。变化然后成为大鸟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鹏。这大鹏的脊背，真不知道到底有几千尺长；奋怒起来飞时，它的翅膀就像遮盖了天空的云气。这只大鸟啊，海风吹起然后便会迁飞往那南海。所谓的那南海，是天然的大池。

## 【原注】

①鵬鯤之實，吾所未詳也。夫莊子之大意，在乎逍遙游放，無為而自得，故極小大之致，以明性分之適。達觀之士，宜要求會歸而遺其所寄，不足事事曲與生說。自不害其弘旨，皆可略之。

②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，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。此豈好奇哉！直以大物必自生大處，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。理固自然，不患其失，又何厝心于其間哉！

## 【原文】

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“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<sup>①</sup>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<sup>②</sup>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<sup>③</sup>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<sup>④</sup>



## 【白話】

《齊諧》這本書，是記載怪異之事的。《齊諧》這本書上說道：“大鵬鳥在飛往南海的時候，把水激濺起來達到三千里高，翼拍扶搖旋風然後直上到九萬里高空，它飛了六個月才停歇下來。”野馬游氣，塵埃浮物，這些生物都是被風氣吹蕩的。天的顏色蒼蒼茫茫，這是它的真正本色？還是高遠無窮不能看到那最深處呢？大鵬往地下面看時，也不過就是這樣的情形啊。

【文選】

## 【原注】

①夫翼大則難舉，故抟扶搖而后能上九萬里，乃足自勝耳。既有斯翼，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！此皆不得不然，非樂然也！

②夫大鳥一去半歲，至天池而息。小鸟一飛半朝，搶榆枋而止。此比所能則有間矣，其于適性一也。

③此皆鵬之所凭以飛者耳。

野马者，游气也。

【白话】

【文解】

④今观天之苍苍，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，天之为远而无极邪？鹏之自上以视地，亦若人之自此视天，则止而图南矣。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，趣足以自胜而逝。

【原文】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<sup>①</sup>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<sup>②</sup>

【白话】

且说那水的聚积程度如果不深，那么它也就没有力量来浮载大船。在庭堂之上的洼地里倒下一杯水，那么可以用小草当舟船，如果放置杯子就会胶底，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的缘故。风的聚集强度不大，那么它就没有力量来承负巨大的翅膀。所以，高飞到九万里以后风就在下面了，从此以后才拍乘着风力，脊背负载着青天而没有任何阻碍了，从此以后再图谋飞往南海。



【原注】

【文解】

①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，翼大故耳。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，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。故理有至分，物有定极。各足称事，其济一也。若乃失乎忘生之主，而营生于至当之外，事不任力，动不称情，则虽垂天之翼，不能无穷；决起之飞，不能无困矣。

②夫所以乃今将图者，非其好高而慕远也。风不积，则夭阏不能故耳。此大鹏之逍遥也。

**【原文】**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「我決起而飛，抢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？」<sup>①</sup>

适莽蒼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春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<sup>②</sup>之二虫又何知！<sup>③</sup>

**【原注】**

①苟足于其性，則雖大鵬，無以自貴于小鸟；雖小鸟，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遙一也。

②所適彌遠，則聚糧彌多；故其翼彌大，則積氣彌厚也。

③二虫謂鵬、蜩也。對大于小，所以均異趣也。夫趣之所以異，豈知異而異哉，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。自然耳，而不為也。此逍遙之大意。

**【原文】**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<sup>①</sup>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；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為春，五百歲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為春，八千歲為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<sup>②</sup>

**【白话】**

蜩和斑鳩讥笑着大鹏说道：「我们旋转起来然后飞翔，抢上榆树枋树；有时候还飞不上去，然后落在地上也就罢了。又何必要高飞到九万里上再到那南方去呢？」

到近郊野外旅行的，只带三餐然后回来，肚子里还是饱饱的；到百里之外旅行的，准备过宿粮食；到千里以外的旅行，筹备三个月的粮食。这两只小鸟又知道什么呢？

**【白话】**

小知的人不会知道大知的人，小年的人不会知道大年的人。又怎么会知道是这样子的呢？朝生的菌不会知道那晦朔，蟪蛄之虫不会知道那春与秋。这就叫做是小年的；楚国的南边有只冥灵龟，把五百年当做春天，把五百年当做秋天；远古时候有一株大椿树，把八千年当做春天，把八千年当做秋天。这就是叫做大年的。然而那个彭祖到现在还以长寿闻名，大众之人都羡慕他，这岂不是太可怜了！」



## 【原注】

①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。皆如年知，岂企尚之所及哉！自此以下，至于列子，历举年知之大小，各信其一方，未有足以相倾者也。然后，统以无待之人，遗彼忘我，冥此群异。异方同得而我无功名，是故统小大者，无小无大者也。苟有乎小大，则虽大鹏之与斥鵡，宰官之与御风，同为异物耳。齐死生者，无死无生者也。苟有乎死生，则虽大椿之与蟪蛄，彭祖之与朝菌，均于短折耳，故游于无小无大者，无穷者也。冥乎不死不生者，无极者也。若夫逍遙而系于有方，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，未能无待也。

②夫年知不相及，若此之悬也。比于众人之所悲，亦可悲矣。而众人未尝悲此者，以其性各有极也。苟知其极，则毫分不可相企，天下又何所悲乎哉！夫物未尝以大欲小，而必以小羨大，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，非羨欲所及，则羨欲之累可以绝矣。夫悲生于累，累绝则悲去，悲去而性命不安者，未之有也。

## 【原文】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<sup>①</sup>

窮发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

## 【白話】

商湯曾經問棘，也有这样的

話：

在那極荒遠的北極有一個冥茫的大海，那是天然大

者，其名为鲲；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；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鷃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。此亦飞之至也！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辩也。<sup>②</sup>



同，或翱翔天池，或毕志榆枋。直各称体而足，不知所以然也。今言小大之辩，各有自然之素。既非企慕之所及，亦各安其天性。不悲所以异，故再出之。

### 【原文】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

池。那里边有条鱼，它的广大有好几千里，没有人会知道它有多么长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鲲。那里还有只鸟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鹏，脊背好像是那泰山，翅膀好像遮盖天空的云气，拍乘着扶摇旋风而直上到九万里的高空；超绝云雾空气，背负青青苍天，然后再图向南飞翔，而且飞往那南方冥海去。有那斥鷃讥笑它说道：“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我腾挪跳跃往上飞去，也飞不过十几尺高就落下来，在那蓬莱蒿草之间自由飞翔。这个也是飞得很愉快的啊！然而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？”这个就是微小和广大的分别啊。

### 【原注】

①汤之问棘，亦云物各有极，任之则条畅，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。

②各以得性为至，自尽为极也。向言二虫殊翼，故所至不

### 【白话】

所以那些才智胜任一官之职，行为联合一乡群众，德性合于一国之君。